

齐连购买那本书时，他绝没想到会带来这么大麻烦。

事情开始于一个北京冬日的黄昏。他和一群裹着灰羽绒服、风尘仆仆的程序员一起，排着拥挤的长队，搓着手，站在公交站前，等待一辆巨大的、热腾腾的、闪着橙色光芒的公交车，把他们摆渡到下一个地铁站。

冷风越吹越大。他不得不放下手机，把刺痛的双手暖在兜里。在这无聊至极的冰冷时刻，他听见了一个声音：“买根苞谷吧！”

一个男孩的声音在喊：“热腾腾的苞谷！”齐连动了动眼球，瞥见路旁一间小小的报刊亭，像是冷风瑟瑟中一块无人问津的石碑，一堆没人看的彩色杂志胡乱地堆在台上，旁边是烟、打火机 and 泡泡糖，再下面则是一个脏得辨不出颜色的老煮锅，咕嘟咕嘟地冒着泡，在白汽袅袅中煮着一堆金黄的玉米。

风声越来越大了，堵车的嘈杂城市亮起成片红光，队伍越来越长，人群没有回应那个男孩，在这焦急而沉默的一刻，那男孩自顾自地叫卖道：“我这儿还有书看呢！都是好书，有最新的《男人装》，有《北京晚报》，还有《UFO 神秘事件集》……可好看了。”

大锅还在咕嘟嘟地煮着。“《外星人》最新档案也出来了！你们见过外星人吗？新闻上说了，外星人50年前就跟美国人接触了。”男孩在报刊里哗啦啦地翻动着不知道从哪弄来的一堆彩色小册子，叫卖道：“我跟你们说，我也见过外星人，我还从外星人手里捡到了一本书呢——”

在这令人难以忍受的一刻，公交车终于到了。在扬扬的灰尘中，这漫长队伍里的人们一个个挪动着往上挤。温暖、狭窄、嘈杂，当齐连终于成功单手拉住一个黄色的公交扶手时，他如释重负地深呼了一口气，用右手抓起手机按亮在眼前，迫不及待地浏览着闪动的信息。

外面那个仿佛沉默石碑一样的报刊亭，就这样默不作声地在玻璃窗前转瞬即逝，白雾中一叠彩色册子滑出一小条长影，便被扬着灰尘的公交车迅速甩在了身后。

二

这是他第237次在同样的地点、同样的时间、同样的公交站排队中，烦躁地听着报刊亭里那哗众取宠的男孩，再一次讲那些一模一样的推销话术了。“玉米……杂志……外星人……”

此时已是盛夏，头顶的绿树如同蓬起来的硕大花朵，长得茂茂葱葱，风吹树影，如同一座婆婆的小森林。

天气闷热。头顶的绿色没有庇护下来一丝一毫的凉意，齐连和排队的众人一样浑身是汗，湿上衣闷得要命地贴在后背上，红灯马路上传来嘈杂的车声，和尖锐刺耳的建筑工地声。

偏偏那男孩也在喋喋不休地讲：“你们见过外星人吗？我还从外星人手里捡了一本书呢……”

讲那些他重复了几万次的废话，讲那些让人心烦气闷的话。那发声期小公鸭一样的哑嗓子，在这个空气闷热的夏天，再听一遍简直就是一种精神折磨，让人脑子里简直要炸掉了——

齐连终于忍无可忍地回过了头：“我说！”他对报刊亭里的男孩喊道：“如果我买你一本书，你能安静一会儿吗？”

“好啊，你要哪本书？”男孩的眼睛亮了起来，他迅速地抱着一叠花花绿绿的杂志跑跑到了齐连面前，把各式各样的美女封面往他怀里塞：“《男人装》吧！这期可好看了——”

齐连抱着那一堆玉体美妙的封面，登时感觉人群中三三两两的视线在看笑话似的暗戳戳投向他，心里登时更烦闷了。他止住了男孩，不耐烦地说：

“滚开！”

星灿对家乡饱含深情，听到桥头村的名字都会热泪盈眶。他吃过每家的馍，喝过每家的水，贫穷而善良的乡亲们似乎达成了高度默契，合力供养着这个孤儿，这些渺小而微弱的力量汇在一起创造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——他从大山走了出去，成为全村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，而且上的是航天器设计专业。

之后星灿的人生便如开挂一般，成绩优秀，身体素质好，心理素质同样强大。2045年10月，经过层层选拔，他乘坐“清辉”5号载人航天器到外星执行任务，成为在那个星球待得最久的人。全村沸腾了，桥头村的儿子为所有人争得了荣耀。

同船载去的还有300多种植物种子，它们在太空飘荡了近一年，回来后交给了农研所，由他们进一步培育。为了表彰星灿的卓著功勋，国航局晋升了他的职位，还将其中的一些楠木种子送给他作为纪念。

此时太空育种已不新鲜，很多年前人们便懂得利用太空的特殊环境，高真空、宇宙高能粒子辐射、宇宙磁场等的诱变作用，促使种子产生变异，以培育出优良品种。但成功率并不高，1000粒种子中最多有10粒发生良性变异。然而他的运气似乎格外好，那个星球也似乎更适合育种，这些楠木种子种下后竟然迅速生长，快得令人瞠目结舌。不仅如此，它们还适应各种土壤，木质坚实，金丝出挑，当年便能结实，香味也更加浓郁。

“就用这个报答乡亲们吧！每家种上几棵，就能过上富足的生活了。”他暗自想着。市场上串普通楠木手串都贵得惊人，整棵大树而且是上等的金丝楠木价格一定高得多。他给这种楠木取名为“流光一号”，全村50多户人家，每家都有几棵成材的楠木便能发家了。“啊，这片土地，我终于可以回报你了！”他的心像浸在蜜糖里，每个细胞都是甜的。

然而当他带着种子回到家乡，召集村里人说起这个计划，大家的头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。

“孩子，你的心是好的，但楠木绝不能种。一棵楠木成材最少也要100多年，粗一点的五六百年。就算长得再快也得几十年吧！那时候种树的人都死了，根本指望不上。”乡亲们虽然穷，但思维还是清醒的。

“星灿，砍伐楠木是需要许可证的，自家种的也不能随便砍，许可证不好办吧！”

“我们这里根本不适合种楠木，只有贵州几个省才行，听说楠木对海拔高度有严格要求……”

乡亲们众说纷纭，竟没有一个人赞同，还有的紧皱眉头，觉得这孩子在外面读书读傻了，连最普通的道理都不懂，净说些不着边际的话，糊弄土里刨食的乡亲们，想种楠木发财还不如

名家推荐

这是一篇短小、精美而有震撼力的科幻作品。《至大书》原本是托勒密的科学著作。在汤介生的同名小说中，我们将看到一个人的生命时间到宇宙斑斓世界的奇妙跃迁，死亡与重生在时间的维度上被重新赋予哲思。读完这篇小说，在震撼之余更有感慨：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、人生中的每一秒钟，都是一本至大至美之书。

——董仁威

“不要这些，你给我找本你最便宜的外星人书，然后你闭嘴，再也别说话了。”

“那你想——”

“我就给你10块钱！有10块钱的书吗？”

“那只有这本了。”男孩如同杂技般将单腿屈膝抬起，把花花绿绿的杂志放在腿上，从最底层抽出一本灰色的小册子，右手拿出付款二维码：“这本，最便宜，10块钱。”

在齐连扫码的同时，那男孩像一只叽叽喳喳的小小鸭，骄傲地说道：“你知道它为什么最便宜吗？因为它是我7岁的时候捡到的！我见过他们的基地，他们的飞船离开时送了我一本——”

“我不想知道！”随着二维码付款成功的声音，齐连在人群“看这个大傻子”般的目光中几乎已经羞怒了，他努力大声地说，仿佛也要说给人群听：“我买这本书，就是为了让你闭嘴，你让大家安静一会儿吧！”

“可是我还没告诉你这本书的——”

“闭嘴！”齐连烦躁地捏着这本书，右手在身前进推了推：“回你的报刊亭吃冰棍吧。”

男孩撇了撇嘴，抱着花花绿绿的杂志，跑回了报刊亭里。

公交车一直没来。男孩一直隔着报刊亭的窗户，远远地望着齐连，想说什么，却又在对方警告的目光中委屈地闭上了嘴巴。在享受了闷热中10分钟的宁静后，堵车中的公交终于姗姗来迟。齐连喘了口气，挤着人流登上公交，一手拉住黄色扶手，一手想拿手机时，才意识到自己这只手还在被那本破书占着。他瞥了一眼，看见灰色的封皮上写着三个字：

《至大书》。

三

他绝不该翻开这本书。那天后，这本书一直被扔在家中角落里，齐连迅速遗忘了它，就像是忘记了每一只滚落到床下的袜子。

直到某个周末，他的手机没电关机了。在重新充电、等待开机的无聊几秒钟，齐连瞥见了一个灰色的小小封面。他翻开了这本书。

可后面发生的事，彻底超出了他的控制。

四

是的，的确是在翻开那本书之后，齐连的生活从此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问题：他总是能预感到下一秒要发生什么。

有时是突如其来的暴雨，有时是上司赵东东在周末突然打来的任务电话，有时是路上一秒突然出现的白色野猫。

一次又一次，这种古怪、短暂、屡屡应验的预感，让他觉得好笑又没用。于是他又打开了《至大书》。

这真是一本奇怪的书。它仿佛很小，又仿佛很大。摸起来很软，又感

小说



汤介生

原名张明慧，北大中文系博士，科幻悬疑小说作家。代表作《控梦东京》《唐诗生死局》，作品曾入围央视年度中国好书，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，第五屆、第十六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全国一等奖。

至大书

■汤介生

觉每一页都如铁般坚硬。他却数不出来这本书有多少页。

它仿佛有很多很多页，又仿佛空无一页。它仿佛写满了字，但仔细去看时，上面却空无一字。

搞不清头绪的齐连放下了这本书，并在心中开玩笑地想：

如果你真能让我预知未来的话，一秒钟有什么用呢？应该让预知时间成倍地增长啊！

五

第二天早上，在刺耳的闹铃中，齐连迷迷糊糊地从床上坐起身，忽然，他好像看到了一个奇异的画面：他竟看见自己握着闹钟以“狗啃泥”的姿态摔倒在地板砖上。

两秒钟后。

“砰！”一声。

因为拖鞋打滑，齐连竟真的摔在地上，与手里的闹钟面面相觑。

他的内心一片骇然。

然而，当他突然想起来，没错，两秒钟，此刻距离他醒来时真的过了两秒钟！他盯着屏幕上的“6:00:02”，内心先是骇然，后是惊喜。

事情印证了他的猜想。

第三天他醒来时，他看见了接下来4秒钟要发生的事情。第四天他醒来时，他已经知晓了接下来8秒钟的每一个细节……

当第10天时，“预知时间”已经超过了5分钟，他简直觉得自己是整个世界的主宰——他永远知道哪家早餐店排队短，上司何时来巡视，客户下一刻会说出什么蠢话……

整个复杂的世界简直是他眼中的透明玻璃球。他一天比一天明白得更多。他从来没有这么喜欢过未来——每一天简直都像是对他的奖赏，他在越来越聪明，看得越来越远，像是一台不断进步的望远镜。迷雾重重的时空，在他眼里变得清晰如同规划好的棋格。

是的，棋格。

印度寓言里，有一个充满智慧的乞丐。当富裕的国王决定给予这个乞丐一样赏赐时，国王豪迈地说，你可以拥有任何金银珠宝。而乞丐只是谦卑地答复：“陛下，我只需要你在棋盘的第一格放下一粒米。”第二格放下两粒，在第三格放下4粒，然后是8粒、16粒、32粒、64粒……直到世界上任何财富都无法将其填满。

而这一刻，齐连发现：他就是时间的智者。

六

但是，第18天，当“先知时间”超过一天一夜后，齐连失眠了。

当他在早上睁开眼，一整天的琐事就开始在他脑海里晃着，告诉他今天早上会在几点吃包子，会在进公司电梯后遇见谁，下班时报刊亭里的男孩会嚷

嚷什么，甚至他会在废纸哪一页上乱画乌龟……

他知道自己今晚几点入睡，明早几点醒来，日落日升，生命中将要发生的一切都摆在他面前，毫无悬念，清晰无比。

这一天糟透了。他简直像是一只提线木偶，摆着僵硬的笑容去听客户的话（这些蠢话他在早上已经听过）；去应付同事的假笑殷勤（每一个人的每一个表情他在早上都已见过）。

当齐连果真在19:32回到家，又果真在23:07躺上床时，他绝望得像个打扮成活人的死尸。

任何一部电影，在他没有看之前，他就已然知道了所有内容。所有的网站，所有的书，所有的聊天，所有的笑话。一切有趣之事全部湮灭了。

更可怕的是，明早他一睁开眼，又会知道接下来一天的情况——哦不，是两天。

他果真失眠了。在漫长的夜里，他思考良久，认为自己必须作出反抗，结束这种没有未来的日子。他下定决心，明早他就要向公司请假。他将不会再按照自己的任何预知来行动，他要打破命运的剧本，他受不了这样的生活再一望无际下去了……

但在第二天早上，当齐连在刺耳的闹钟声中醒来时，他崩溃地发现：

他竟预知到了自己会请假在家待上一整天！他还看到了自己会在明天被上司催促而返回公司，无可奈何地接受自己的命运。那一刻，齐连的内心彻底陷入了崩溃。

更可怕的是，他完全看见了自己一整天的情绪变化：崩溃、大哭、咒骂、出去散步、寻找那个报刊里的男孩，发现报刊亭竟诡异地消失了。两个小时他回家、上网查找有没有相似的病例，再度崩溃……这一天果真这样度过。

第二天，齐连果真回去上班了。

七

在翻开《至大书》27天后的早晨。

齐连已经知道了自己接下来21年的生活，每时每刻，毫无悬念。

他知道自己26岁时会遇见新来的实习生林涓，28岁的阴历6月6日与她结婚，一年半后有一个头发稀疏的女儿齐紫……他33岁会升为总管，35岁会卷入一场假账案又惊险摆脱罪责，之后平步青云……妻子40岁那年会做个手术，他每日照顾她、工作、接送上高中的女儿、彼此吵架、心力交瘁……齐连看见了自己接下来21年每一天傍晚在闷热城市里等公交的场景，他在这一刹已经重复看见了千百天，还要在接下来每个早晨都观看千百次，一次次地听见妻女日日夜夜的争吵声。

他坐在床上，感到四周的空气仿佛海水，将他深溺其中，密不透气，寂寥无声。他被裹挟着、吞噬着、浑身挣扎着求救，却被披头而来的巨浪淹没所有声响……

21年，在这一刹变成透明。



■徐彦利

大家一块造宇宙飞船更靠谱些。

七嘴八舌归于沉寂后，星灿这才清了清嗓子环顾四周。

“乡亲们，你们种的第一批楠木可以变给我，砍伐证我统一去办。

不管长多大，成不成材，一年后我都来收购，我们可以先签合同。”

人们又叽叽喳喳起来，如果这样倒还可以商量，就算楠木长得筷子粗细也不怕，有人收购就行。星灿是吃百家饭长大的，总不能亏了大家吧！有的人开始找纸、笔拟合同，星灿抄了相同的50多份，保证一年后无论楠木长成什么样，都会买下来，而且保证让大家的收益高过种大棚和卖豆腐。

时光真不禁过，像个二八佳人，无论怎样保养得宜也会迅速向20岁、30岁以致更老进发。春夏秋冬转了一圈后，他回到村里，拿出合同准备一一兑现。这时人们却不愿意卖了，原因很简单，楠木长得太好了。虽然只过了一年，但却笔直向上，华盖亭亭，和村子里长了10年左右的树差不多，再过几年一定更粗、更壮、更值钱。

星灿莞尔一笑，乡亲们的违约早在意料之中。他们虽然善良但见识到底浅薄些，如果不用合同诱导大家，给他们底气，是不会有入尝试的。星灿撕掉合同，挨家挨户查看楠木的长势，同时普及相关知识和销售信息。

这些外星旅行过的种子果然非同一般，它们后劲十足，一年后更是马力全开，不负众望，长得更快更好，如雨后春笋般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高变粗。站在桥头村外便能远远地看到一

片高高的树冠，它们茂密优雅，将整个村子遮得密不透风，如同神话中的仙境。有的人家养护得宜，地力肥厚，壮年男子伸开两只胳膊也抱不过来了。

“这树真是见风就长啊！”人们慨叹着，祖祖辈辈种树种庄稼，也没见过长得这么快的树，真是从天庭带回来的，带着神仙才有的仙气。

有些急等钱用的人家开始联系买家了，一些古董商、家具商闻讯而来，纷纷来这里寻找商机。谁都知道桥头村有一种特别的楠木，种子去过太空，与众不同。粗大的树干锯开了，耀眼的金丝立刻呈现出来，像水波，像云朵，像山影，像葡萄，还有的竟隐隐勾勒出动物的样子，美不胜收。原来流光一号不止金丝这么简单，图案里还别有洞天，如此绚丽辉煌。乡亲们开始待价而沽，商人们不得不一次次加价。

“流光一号”为星灿赚足了面子，一棵树卖了几辈子都挣不到的钱，乡亲们一个个笑得合不拢嘴。这些祖祖辈辈处在贫困中的人们，丰衣足食便能称心如意，而今却过上了奢侈的生活，怎能不激动万分呢？人们把星灿当成恩人，除了口头表示谢意外，有人送钱，有人送物，村里甚至为此特意修编了村志，把他的名字放在了第一页。

星灿感到从未有过的满足，他的智慧、谋略、坚持，终于使这个不得温饱的村子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，拉出去的一车车木料变成了桌椅、茶几、床榻，连边角料都变成了摆件、筷子

生命的未来，从含苞的雾中花，变成了提前嚼了几百次的烂口香糖。

这一刻，齐连浑身战栗，他突然意识到了一个更为可怕的事实：明天，他该看到接下来42年的景象了。

由于每天早上他看见的“预知”都是从当天开始的，所以明天，他将看到自己24岁到66岁的生活。

而到了后天，他将看到自己106岁的景象。

而他能活到106岁吗？即使安慰自己应该会会长命百岁，但他一想到亲眼看见自己死去，双手还是忍不住地痉挛。

要么是明天，要么是后天，要么是火大后天，他将亲眼看着死神的阴影将自己吞没，一个小小的人将在24岁就预知自己未来的死亡。

这太残忍了。一想到这儿，他浑身颤抖不止。

一整天，他都在焦虑和痛苦中度过。第二天早上，他果然看见了66岁发生的事，幸好他还活着。

但他很快又陷入了更大的恐惧。

夜里，24岁的他躯干笔直地躺在床上，失眠着，等待清晨的曙光来临，等待自己死亡的确凿时间。

如同一场残忍的活人葬礼。

八

第二天，第一缕玫瑰金色的晨光照亮了这个年轻人的脸。

他眼前万物闪动。他突然露出了惊愕、恐惧、痴迷、沉醉、热泪盈眶的神情。

在偶然获得《至大书》后，当24岁的齐连在晨光中目睹自己105岁的死亡、望着自己一生的故事进入黑暗终结时，他在痛苦地流泪，他痛苦地望着那个满面皱纹的老人合上了混沌的眼睛。

他以为，自己接下来一生会被困在命运的笼子里，每一个早上，他都会重复播放自己生命的每一天，像一场被放烂了的电影，他将一次次痛苦地“预知”自己的死亡，并在没有未来的命运轨道上如提线木偶般僵硬地行走数万次。

直到黑暗将他淹没。

但就在青年看见老人闭上眼睛的那一刹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，在这个金光渐亮的清晨，在这个秋风拂荡的年轻日子里，如一场缤纷魔法般照亮了这个年轻人的眼睛：

他看见了自己身体里每一颗粒子的去向。他看见了自己苍老身体被火化，但他更看见了每一颗粒子飘往空中，飘往大地，飘往星海，

接下来的每一日。

他将以336年、672年……10752年……6亿兆年的速度，观测着地球和宇宙的命运！

他的每一天在以可怕的指数膨胀着，去穷尽宇宙的时间。

在他死后的世界，他的每一颗粒子都重新构成了世界。熔岩桑田，山河迁动，人类在渺小的家园里奔走咆哮，横跨长空深海。巨大的星月横照大地，万川奔流，沧海映星。

漂浮在幽蓝大海上的陆地，在熔岩与引力间漂移。

巨大的太阳熊熊燃烧着膨胀。黑洞在以外两种时间迅疾坍塌。

瑰丽的星云。万物的毁灭。宇宙的热寂与重生。

“我们每个人都与宇宙大爆炸有关，是宇宙大爆炸的星尘，构成了组成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微粒。”

24岁的青年齐连，躺在玫瑰金光灿烂的床上，眼合热泪地望着——

未来。

人类的一秒钟，只是宇宙浩瀚星海与庞大无垠时间中一粒微尘般的米。

而这一刻。他把这一粒米，放在了宇宙的棋盘上。

或者香熏、香袋，人们变换花样开发着楠木的用途。一寸楠木一寸金，果然所言不虚啊！

人们开始扩大种植面积，不再满足于庭院或自家的田地，着手承包荒山或大片租种，雇人看护，又将一片片农田开辟成楠木林，庄稼地逐渐消失了，有楠木谁还会种小麦、玉米这些不值钱的东西呢？楠木飞快地生长着，一遍遍重复着砍伐、销售的过程，雪片似的钱落在乡亲们的口袋里。购买者用楠木打造家具，放在屋里满堂生辉，用做梁柱气势非凡。这种水不浸、蚁不穴的木料不腐不朽，可经千年，彰显出主人帝王般的品位及财力。乡亲们的富裕程度已超出了预期，变得不可估量起来。一些头脑灵活的外地人开始进村高价收购种子，以便在其他地方种植。

“应该缩小种植规模，种子也不能随意出售，到处都是就不值钱了。”星灿有些担忧，规劝着乡亲们，但没有人听他的，钱赚得如此简单，谁会傻乎乎地缩小规模呢！种子收下来不卖难道随它烂掉吗？连穗的都有人抢着买呢！于是人们尽其所能地扩大种植，岂止桥头村，连附近的村镇，外县甚至外省都能见到流光一号了。

事情的发展已超出了星灿的预期，直到他在旧货市场上看到二手楠木家具与松木家具已大体相仿，他悲哀地想到——完了！乡亲们贪得无厌地种植迟早会把这条致富之路堵死，想靠楠木使家乡代代富足完全是异想天开。当再没有客商远路而来收购流光一号时，村民们才猛然发现，桥头村的金饭碗像一只见异思迁的候鸟，北风未到来便飞往他乡了。

“就不应该种什么楠木，真是害人，不仅卖不出好价钱，连原先赚的也赔进去了。”有人抱怨。

“是啊，本来能填饱肚子，现在贷款扩大种植，欠了一屁股债。”有人后悔不迭，星灿好事做不来，反倒让大家雪上加霜。

“他不会不管我们吧！他是吃我们的饭长大的。”女人们无辜地抽泣着，可怜巴巴满眼泪光。

“砍了这些树吧，楠木已经烂大街了，留着也没用。”有人准备把树砍掉，租的地退掉，解散雇工，改种别的作物。

但当人们动手砍伐楠木，将林地改为农田时才赫然发现，地下的根无法挖掘，它们粗大盘结，像四处延伸的输油管道一样深深扎进地里，深到无法测量。

“原来它的根这么厉害，吸尽了我们的地力！”

“把星灿揪出来，让他赔偿！”乡亲们怒不可遏，村子里的地被这些根盘踞着，可能再也种不出庄稼。

“我早就知道他有点阴险，谁那么好心免费帮人致富呢？”

桥头村没有了楠木，只有那些挖不完的根。星灿再也没有回过家乡，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